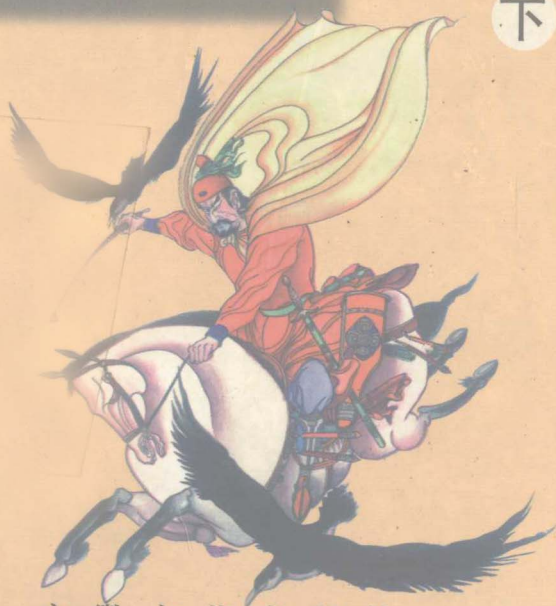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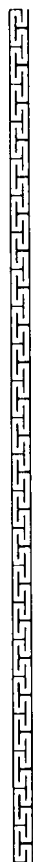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# 铁骑令

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铁 骑 令 下

(台湾)上官鼎 著

铁骑令(上、下)

[台湾]上官鼎 著

---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21

插页:4

字数:526.000

印数:10000

版次: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1794—2/I·1673

定价:33.60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第十一章 手足情仇

白冰轻轻爬了起来，她妩媚地望了芷青一眼，芷青也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他想爬起来，但是右腿一阵疼痛，他竟没有能站得起，想是方才滚跌扭伤了筋骨，白冰轻叫了一声，她伸手扶着芷青，芷青轻轻地站了起来。

芷青苦笑道：“姑娘，真对不住你，应该是我来扶你的。”

远处传来一阵隐约的呼喊声，两人搀扶着站直了身体，侧耳倾听——“白姑娘——大哥——”“岳公子——冰儿——”

芷青道：“是白老伯和君弟哩！”

芷青扶着石壁，一面搓揉脚踝，白冰飞快地跑出去，背上破裂的衣衫在飞舞，光线照在她雪白的脊背上。

她大声高叫：“爹，我们在这里……”

芷青勉强走了出来，他仰望了望可爱的天，一如往昔，谁知道冥冥之中又有某些事已经被天意安排好了哩。

于是，一切又都注定了。

夕阳西下。

天边隐约地现出一抹金光，那落日的余辉耀射着大地，终于，托着恹恹的夕阳，沉沉的落下山边。

官道上来往的行人有若过江之鲫，当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加紧了步子，于是，窄窄的石板道上又增加了一片纷乱景象。

官道狭狭地漫延出去，然后向左侧转弯，分成二条，向右面的，是通向首阳山脉。

时正申牌，经过一阵子急赶后，官道又逐渐恢复平静，却闻一阵马蹄得得声，出一骑。

骏马上的骑士在昏暗的天光下显得有点寂静，但从他那挺得笔直的背部，又透出一股特殊的气概。

马蹄声得得，渐渐的，骏马驰到那道路分叉的地方，马上骑士向左右飘了一眼，那边的木板上写明了道路的方向，骑士瞧了瞧，抖抖马鞭，向左一转，分明是驰向首阳山脉的。

倘若这时附近有人的话，必定不会相信在这种昏暗的光线下，路招远在十丈之外，而马上骑士竟似能一目了然将路招上极端模糊的字迹看得清清楚楚，是谁有这等目力？

然而从这仅有的一点光线上看来，那骑士正是名震天下的铁马岳多谦。

岳多谦这一次孤骑赴约，带着复杂的心情，他知道这一次将是他一生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，然而这其中又包含了种种不同的人物，其后果连他都不敢推测。

随着马蹄的声响，岳老爷子缓缓扫了一眼，只见半里外灯火辉煌，分明是一个集镇，他打量打量天色，正是晚餐的时刻了，于是放好马绳，加快速度向集镇驰去。

方入集市，迎面便是一座高楼，斗大的“酒”字，绣在布上挑出店铺外，虽天色已晚，仍依稀可辨，岳老爷子轻轻跨下马来，牵着给店伙计，踏步入店门。

蓦然，他无意间一抬眼，猛瞥见那门槛上似乎嵌着东西，心中一怔，运目一瞧，分辨出是一小块银屑，但巧妙地排成一个星星似的符号。

岳多谦虽然三十余年不入江湖，但这些斤两仍然清楚无比，略一沉吟，暗暗忖道：“这颗星分明是用上乘手法给钉上去的，可料不到这荒僻的集镇中也有高手。”

他心事本已满腹，这个念头竟然一闪而过，也懒得再注意，叫

了酒饭，饱饱吃了一顿。

这家酒楼兼营宿市，岳老爷子吃完晚餐，随意点了一间清静的客房，准备休息一夜，明日再赶向首阳山脉也为时不迟。

这时正是华灯实上的时候，闷坐在店中无聊，岳多谦缓步走出店门，在小街上转了一个圈儿，正感意趣索然，蓦然瞥见自己所住的酒楼对面，也就是一个小茶馆，忽然走出一个人来，那人约模五十岁上下，满面虬髯，岳多谦只觉这人面孔甚熟，不由停下足来细细思索。

他有一次和萧一笑在酒肆中对面的经验，知道这家伙多半是自己三十年前所见过的，思索片刻，不得要领，便想放弃思想，蓦然瞥见那满面髯须的汉子似乎甚为焦急，不断引颈向大道来端远望，分明在等候什么人，岳多谦陡然联想到酒楼门牌上嵌入的银星，不由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横竖今儿毫无闲事，不如看看这大汉是哪门子人物！”

正思索间，忽然大道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岳多谦瞥见那胡子满面欣喜之色，便知他所等待的人已来到。

为了不使路人起疑心，岳多谦索性退立在楼檐暗处，假作游览街景，暗中注视那边情形。

马蹄声渐近，一人一骑来到，岳多谦一瞥，只见马上坐着一人，披着一件大风袄，长领扯起来把大半个面孔都遮住了，也不知是何等人物。

那人一驰入集镇，胡子大汉便迎面前去，倒是那人十分机灵，左右一阵张望，岳多谦料他目力不及自己，不能看见远站着的自己，便不回身，仍旧注视着。

果然那人看了一圈，跨下马来，拍拍胡子大汉道：“久等啦？辛苦你了！”

那胡子大汉对这人十分恭敬，赶忙接过马绳，恭声回答道：“哪里，小人见了那银星儿才知您的大驾来到！”

他们对话声音很低，岳多谦不得不用功力，展出“天听”功夫，才可听真。

听到那胡子大汉所说的银星儿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暗想道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那星儿终就是江湖朋友打招呼的玩意儿！”

他这一思索，又听见那边胡子大汉又道：“您方才又赶到哪野去啦？”

那人轻轻一顿，慢慢道：“方才我去镇郊，发现了一桩奇事。”

胡子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奇事？”

那人沉吟一会才道：“这儿发现武林七奇的行踪！”

胡子大汉惊呼一声，岳多谦心中也不由一震，暗暗忖道：“七奇中人物？想来必不是由我而言，怕是另外的人物也赶到这儿！”

正思索，那胡子大汉的声音道：“七奇？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微微摇头道：“我也没见着，不过我和那个人的弟子有点交情，你猜是谁吧？”

胡子大汉微微思索：“您曾说和那关中胡笠的弟子有交情，是否这人乃是穿肠神剑？”

那人爽朗地一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剑神胡笠。”

岳多谦可大大吃惊了，一方面是听到胡笠的行踪，一方面是他又听到了这笑声，而这笑声早在胡家庄时，有一个怪人大笑使班焯逸去的时候已听过一次，这一次又在岳多谦耳中出现，岳多谦不由大诧，暗道：“难道——此人便是使班焯变色的奇人？”

蓦然那怪人猛可停下来缓行的身躯，双目如电，扫了四周一眼，岳多谦猛瞥见他那双眼睛，但觉目中神光奕奕，内功分明已臻化境，不由又惊，忖道：“万万料不到这人的功力竟是如此高深，怪不得那酒楼的银星儿是这人钳入的了，可怪的是他竟和胡笠的弟子有交情！”

那人目光如电，这会工夫已瞥至岳多谦立身处，岳多谦已知这人内功造诣极深，不愿再停留，缓缓踱进酒店，心中可不断盘算这

人的来历。

岳多谦闷闷思考了半个时辰，丝毫不得要领，连那面孔颇为熟悉的胡子大汉也始终记不起来，不由暗地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毕竟是老了，以前的朋友一个也记忆不起。”

越想越是烦恼，坐在椅上，挑亮灯火，翻开一卷春秋，细细读了下去。

岳多谦平日隐居山野，暇时便以读书自娱，细细品味其中意境，这时百般无聊，细心翻阅一刻，心情倒也平静得多。

他一坐便是二个时辰，渐渐全副心神已沉醉于书中，不觉已到深夜。

又过了片刻，岳老爷子抬起头望了望即将残尽的灯芯，正准备合卷休息，蓦地房门上起了一阵子拨木之声。

岳多谦寿眉一轩，暗暗吃惊道：“什么人走到房门口，我竟毫无所觉？”

要知岳多谦功力盖世，耳目明聪，难说是沉心醉迷于书本中，但十丈之内，落叶坠花之声仍清晰能辨，这时却有人走到房门口，使岳老爷子一无所知，这人的轻功造诣，真是不同凡响了。

拨木之声又起，岳老爷子思潮如电，一连数个念头掠过脑际，却始终猜不透是何人来访。

心中微微一沉，随手挑起最后一段灯蕊，让灯光稍稍加明，左掌轻轻向后一拉，一股奇异的吸力缓缓将门拉开，黑暗中只见一人当门而立，灯火吞吐之际，岳多谦辨明来人五短身材，正是胡家庄庄主剑神胡笠。

胡笠的行踪，岳多谦倒是早知不怪，但却料不到却是这时来访，一怔之下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胡笠瞥见岳多谦当门而坐，灯光下，白胡子映出昏黄的颜色，右手捧书，面容清癯，宛如神仙中人，心中也不由暗暗折服。

岳多谦怔了一会，慌忙起身一揖，微笑道：“胡大侠深夜来访，



岳某不兄迎迓，尚乞见谅！”

胡笠赶忙还了一揖，呐呐道：“胡某也自感冒昧——不过……”

岳多谦见他吞吞吐吐，知他必是为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而来，不由惊忖道：“我和姓胡的虽然梁子是揭掉了，但交情可仍谈不上，什么事值得他连夜来访？”

却见胡笠微微一顿，缓缓问道：“岳大侠此行是去首阳山了。”

岳多谦点点头，反问道：“想是胡大侠也接着了青蝠剑客的战书？”

胡笠沉重地点点头，双目紧紧地盯视着岳多谦，岳多谦不明就理，见状心中不由一惊，暗中吸了一口真气，防患未然。

胡笠凝视岳铁马半晌，猛然双膝一屈，纳头拜了下去。

胡笠似已料到岳多谦必会如此，双膝一沉，真气风快地一转，整个身子半空向后挪开一线，跪了下去。

岳多谦力道落空，慌忙也还跪在地上，回拜道：“胡大侠怎么了，这可成什么话。”霎时两个盖世奇人在斗室间互相跪着对拜，假若有人在场的话，恐怕任何人也不能于以置信。

岳多谦满腔怀疑地看着他，胡笠深深叹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胡某人拜请岳大侠放开青蝠一条生路！”

岳多谦一惊，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目，大声问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——青蝠——”

胡笠双目直视，默然道：“正是！”

一个念头闪过岳多谦的脑际，大声道：“青蝠和胡大侠有什么关连吗？”胡笠用力点点头：“他是我胡某……”

岳多谦聪明地看出胡笠脸上充满着为难的神情，半晌才听他道：“他是我的长兄！”

岳多谦一惊，不由手中所持的一卷“春秋”落在地上，整个身子也不由站起来道：“你们是兄弟？”

他再也不能相信这是一个事实，然而胡笠肯定地点头作了这

不可思议的回答。

一连串的问题闪入岳多谦的脑海，使他又有一种冲动的感觉，只见他长吸一口气缓缓道：“那么胡大侠和他艺出同门！”

胡笠微微颌着道：“是胡某家父同时授教！”

岳多谦点点头：“老朽猜测亦是如此，说实话，老朽前次去打搅胡家庄……”

胡笠不等他说完便抢着道：“这个胡某已明白，敢是岳大侠该以为胡某下手伤了散手神拳？”

岳多谦点点头。

胡笠道：“但胡某百思不得其解，岳大侠何以会怀疑到胡某身上的，虽然胡某明知是成器的长兄在外闯祸，但岳大侠想来亦不识得青蝠，何以会疑念及吾？”

岳多谦沉重地点点头，道：“这是另一回事，岳某隐藏了三十年，今日对胡大侠言明也无关系，那就是老朽与令兄会过……”

胡笠可真料不到其中竟有如此奇事，他再好的涵养，也不由脱口叫道：“什么？”

岳多谦淡然道：“三十多年前，青蝠索名挑战，老夫便尽全身功夫，侥幸取胜！”

胡笠呆了半晌才道：“青蝠已和你交过手？那么——他，他又为何去伤那散手神拳？”

岳多谦似乎被人提及痛苦之弦，深深哼了一下，沉声道：“所以老夫当日听范立亭临终一言，推断三十年前蒙面挑战者和伤范立亭者必为一人，而天下剑术如此高强那是非胡兄莫属，是以糊里糊涂闯入宝庄，想起来，于心仍甚不安！”

胡笠见他冷冷道出原委，登时有若冷水淋头，心中冷了大半截，猛然仰天低呼一声，喃喃道：“胡笠之，胡笠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散手神拳与你无怨无仇，你——”

岳多谦一怔，缓缓插口道：“胡大侠此来有何见教，尚未见赐？”

胡笠陡然神智清醒，自觉失态，努力镇静自己，突然向岳老子说道：“岳大侠必然对胡某的一席话仍不明了，不知可否能听胡某肺腑之言？”

岳多谦知他这就要抖出青蝠的底细，心中也不由有一种好奇心，微微点头道：“胡兄请说，岳某洗耳恭听！”

胡笠似乎在思索很久以前的事实，良久才坐在椅子上开口说道：“胡某生于关中，这是众所周知的，那时家父正隐居在胡家庄中，江湖上并没有这一号人物！”

……接着，剑神胡笠便说出和青蝠的往事——

胡家庄的老庄主胡宏方是一个盖世奇人，一身功夫无论各方面都已臻化境，然而他天性淡泊，不重名利，年少时在江湖上稍有经历，便看不过武林的争强斗狠，安定地住在关东，隐居庄中。

胡宏方早年娶有一妻，生有一子，取名胡立之，然爱妻生子后不久便与世长辞，胡宏方虽是心伤神黯，但婴儿立之却缺乏人照料，自己对于这一些是一窍不通，不得已而续弦，一方面立之有人照顾，一方面自己也可时常出庄散散心，不致庄中无主。

过了两年，胡老庄主的继室陈氏又生下一子，这一次生产十分危险，几乎送掉陈氏性命，是靠胡宏方请的一个名医协助，才挽回母子性命，胡宏方感激之余，便将幼子的名字随那名医陈笠也取名“笠”，以表纪念。

胡宏方膝下有二子，其乐融融，虽然两兄弟同父异母，然而都很亲热，而陈氏待胡宏方的前子立之也甚是优厚，完全视同己出。

十多年过去后，胡氏两兄弟都逐渐长大成人，表面上两兄弟并没有什么分别，但胡立之的性格却一天天转变恶劣，有时陈氏因过责难他，他总是怀着仇视的心理，因此对自己弟弟也萌生出一种敌对的心情，兄弟俩争吵的事情也日渐频繁，而每次总是胡立之挑引起的事端，陈氏也每每加责于他，母子间的裂隙也越来越大。

同时，胡氏兄弟在胡宏方的精心调教下，尤其是剑术方面，成

就简直青出于蓝。

胡立之和胡笠的感情因种种关系逐渐恶劣，由于两人年龄日大，不好公开争斗，但勾心斗角却时时存在，胡笠又生得一副脾气，丝毫不买长兄的账，动不动便针锋相对，这些事胡宏方早有察觉，不由心中暗暗悲伤。

胡老庄主六十岁那一年，胡笠年方弱冠，胡立之已二十有三，正是血气方刚之时，但两人到底自幼相交，虽然表面不和，但每人心底中仍有手足之情。

老庄主年已花甲，决心将胡家一派掌门及整个胡家庄交兄弟两人管理，照理应传给胡立之，然而老庄主却不作如此之想——

于是，不幸发生了……

岳多谦默默望着激动中的剑神胡笠，他几乎不敢相信那狂妄的青蝠剑客竟是胡笠的兄长。

胡笠继续说下去——

胡家庄的老庄主眼看自己年岁已老，而且更常有风疾发生，终于经过一番极为慎重的考虑后，决心将全部事业传于胡笠承当。

这也是由于老庄主平日的观察，胡立之到底总有点儿阴狠的气息，没有胡笠来得光明正大！

胡笠见父亲年岁已老，心知传继家业之事，必遭长兄更加仇恨，但他生就一副正直脾气，天不怕，毅然当众接受下来。

胡立之心中怨愤自然更加十二万分，但他城府甚深，当老庄主给他说明时，仅淡淡一笑置之。所有的人都暗中称赞胡立之的气量，只有自幼和他相处的胡笠深知这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。但他生性刚强，一点也不存相让之心，胡立之向他道贺时有意出言讥讽，胡笠一句不饶回敬过去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不幸终于发生了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正在胡笠承接胡家事业的第二天，胡立之和弟弟终于起了正面的冲突。

胡笠深明事理，虽然表面毫不退让，但暗中早有承让之意，但

胡立之丝毫不予理会，冷嘲热讽地指责胡笠，胡笠再也忍耐不过，一怒之下，反唇相讥，终于闹至同室操戈！

豆大的灯火缓缓地吐露着光明，胡笠沉痛的说到自己和兄长的干戈，连岳多谦也不由暗暗感慨！

胡立之的功夫和弟弟相差甚微，先前两人虽然动手真打，但并未使出绝学，但两人偏又边打边骂，各自怒火越激越大，到第五百招上，胡立之首先亮出了长剑！

胡家的武术一向是以剑道最上，胡立之一剑在手，登时绝学连使，一连逼退胡笠数步，胡笠情急之下，冒险窜到场边，攀下一枝手臂粗细的树干，勉强封守下来。

数招一过，胡笠也渐攻守自如，树干在手上也运用熟了，攻守之际，丝毫不亚于真刀真剑。

两兄弟的剑道本出于一门，功力也自相若，只是两人性情上相去甚远，是以攻守方面也自不同。

须知最上乘的剑术，施展时候和使用者的心情也有很大的关连，虽是同一套剑法，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使出，其中包含的气度、风味也迥然不同。能够达到控制情况而使出上乘剑术的人才能称得上一代剑术宗师。胡家兄弟的功力造诣，虽已达到这一地步，只是胡立之天性城府深远，性格较偏激，是以剑术中处处流露出一种狠辣的味道。而胡笠秉性刚正，勇猛无比，剑招攻守之间，却隐有一代宗师的气魄，是以兄弟两人以剑相搏，倒是攻守不同愈战愈猛。

渐渐的两兄弟的剑招愈来愈重了，胡立之的长剑招招不离胡笠周身要害，杀着尽出，胡笠不由被逼退后五六步，心中大怒，树枝一摆，霎时也使出胡家神剑中的拼命绝招，于是战局已达到非有一人伤亡不能罢休的地步了。

胡笠的剑招虽然越来越狠，但心情却越来越冷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也许是劫数使然！陡然发生的事，使得兄弟反目达数十年之

久！

由于两兄弟的拼斗，早已惊动了老庄主，老庄主卧病在榻，非经特别许可不得惊动，是以一直没有人去报告，但见胡立之和胡笠的招数越来越狠，情知事态严重，这才有人飞报老庄主。

老庄主闻之震怒，抱病而出，走到场边，只见两兄弟剑式如虹，分明是要拼掉性命方始甘休，一急之下，怒声厉吼道：“立之给我停手下来！”

他因见胡立之的手上有剑，才有此一说，胡立之心中本是怨恨积发，听父亲只要自己停手，一时冲动，理也不理老父之言，狠狠地连下两记杀手。

老庄主见自己的儿子毫不理会，心中不由一阵急痛，加之重病在身，登时一口鲜血急喷而出，仰天一跤倒在地上。

胡笠虽然在激战中，但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先前看见老父抱病而出，心中便是一震，猛然看见父亲喷血而倒，心神一阵大乱，惨叫一声，忘记身处激战，竟尔呆在一边。

胡立之剑式如风，正使一式“塞北飞花”的绝招点来，陡见弟弟呆立当地，心中一喜，奋力一挑而出。

这一式“塞北飞花”乃是胡家神剑的最后三连环剑招之首，胡笠陡觉眼前剑光森森，倏地惊觉，待想破解，已然不急，神智一乱，束手待毙！

闪电般胡立之长剑已欺身而入，登时胡笠便将血溅当地，胡立之满面杀气，一剑分心刺出。

陡然一个念头在胡立之脑际中一闪而过，幼少时候和弟弟牵手携游的亲爱情景登时充满脑海，他暗暗忖道：“二弟和我无怨仇啊！凭什么我——要杀死他？凭什么——”

这些都是一瞬间在胡立之的脑际中升起，到底他天良未灭，大吼一声，铁腕一挫，长剑只差一分便触及胡笠心口，硬生生给他拉了回来。

但这时胡笠神智已清，正图临死一拼，手中树枝干儿全力一荡而起，呼地打向胡立之，想在自己伤后仍能打中胡立之，然而他没想到胡立之竟会在生死关头时放下手来，这一树枝却仍挟着一股劲风打向胡立之。

胡立之一怔，料不到弟弟有这一着，只因欺身太近，闪退不及，“喀”的一声，树枝儿打在他的手臂上，这一式乃是胡笠拼命而发，虽是一枝木棍，但也硬生生将胡立之腕骨击折。

胡立之惨呼一声，“当啷”长剑落地，他万料不到自己一念之差竟得如此后果，狂怒下左掌如刀，一斩而下。胡笠并没有想到是大哥手下留情，他以为大哥下毒手不逞，也拼命地攻向胡立之！

胡立之一手已伤又失去兵刃再战数招，又被胡笠一枝扫中背心，虽未受伤，但也感到一阵麻木，已知今夜决讨不了好，当机立断，厉声吼道：“你好——好——”反身隐入黑暗中而去！

胡笠一怔，猛然醒悟方才自己死里逃生乃是大哥手下留情，不料自己反而乘机下毒手打伤大哥，登时心中大感悔痛惭愧，身形一晃，但黑暗中沉无声息，哪里还有胡立之的身影？

胡笠怅然将老父扶回房中，却又发现另一桩巨变，这个巨变乃是胡家庄最为重要的令箭陡然遗失，胡老庄主重病之余，乍闻两件变故，急痛之下，不到半月便去世。

胡笠连遭巨变，但仍勇敢地承担胡家大业，由于他年少功力高强，逐渐声名日著，名列七奇之一！

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，但胡笠却一点也没有遗忘，他缓缓地说完这一切情形——当然有好些地方略去不提，比如那胡家的第一令牌失窃便没有向岳多谦说出—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！

岳多谦默默听完，心中百感交集，眼见胡笠那竭力装出的平静神色，但那平静后面又包含了多少辛酸泪？

他缓缓地将心中的思潮整理一下，沉声道：“青蝠剑客竟是胡大侠胞兄，唉——”

蓦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，岳多谦像是想着了什么绝大的疑问，低声喃喃自语念道：“胡立之，胡立之，啊！”

胡笠奇疑地望着他，半晌岳多谦才道：“胡大侠的长兄叫作胡立之，这倒使老夫想起一桩疑问？”

胡笠颌首道：“请说无妨！”

岳多谦缓缓道：“上次在关东贵庄一会，老朽好似记得那萧一笑也驾临贵庄，而且他找胡大侠说是要寻仇报怨！”

胡笠点点道：“不错！”

岳多谦又道：“那日他说有一什么华山的罗信章被一剑士血洗全家，而那凶手事后又曾仰天自道：‘谁人是我胡笠之对手？’是以萧一笑立刻找上贵庄！”

胡笠黯然颌首道：“正是如此——”

岳多谦微一沉吟道：“敢情那人乃是青蝠？”

胡笠用力点首道：“我知道岳兄已猜知端倪！”

岳多谦一笑说道：“老朽猜那人所言‘谁人是胡笠之对手’其实是言无人是胡笠之的对手，只是语音相似，是以误以为是胡大侠的名讳，这个误会可真是始料不及的哩——”

胡笠苦笑道：“那日萧一笑说出原委，我一听此句，便醒悟是长兄所为，是以心中矛盾万分。”

岳多谦点点头道：“萧一笑此刻谅仍不知真情，唉！”

胡笠听后也不置可否，半晌才岔开，低声一叹道：“这几十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隐居，胡某当年也会在江湖上行道，但却始终探不出踪迹——”

岳多谦目中神光一闪而灭，慢慢地说道：“到是老夫在三十年余前见过他一面，他那时便以青蝠为号——”

胡笠一惊问道：“三十多年前岳大侠和舍兄见过？”

岳多谦勉强抑住感情，忽又摇摇头道：“唉！不提也罢！”

胡笠不解地呵了一声，岳多谦又道：“胡大侠移驾野店，不知



……？”他故意用一种疑问的语气结束语句。

胡笠抢着插口道：“一别几十年，料不到他竟会挑战武林七奇，本来这是点到为止的比武大会，但……但岳大侠和他——”

岳多谦大概明了他的来意，冷静地道：“范立亭死于他手！”

胡笠默然点首，忽然说道：“岳大侠可否看胡某面上，揭开这段梁子？”

岳多谦暗暗忖道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敢情他是说情来的，但立亭弟的仇怎么能不了结？这——这，对，我就明白地告诉他！”

一念及此，再也忍不住，大声道：“胡大侠可是要老夫在这次首阳大会中——”

说到这里陡然一停，忽又抑低声音道：“不和青蝠交手？”

他这话说得极有分寸，明里暗地都扣住胡笠，敢情他明知胡笠的要求自己不好拒绝，是以先发制人，扣住只是这一次首阳之战而已。

胡笠怎听不见他话中之意，默然道：“胡某正是这个意思！”

岳多谦不发一言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在首阳山中不和青蝠交手？那是不可能的——那么交手一战，就是要我退让一步吗？可是，这一战乃是天下瞩目之战，岳家的一世英名——”

胡笠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却能清晰的看见岳多谦忽明忽暗的脸色，他深深地了解这一切，但是——连他自己也不敢想了！

岳多谦的思潮依然继续下去……

“胡笠要求我让青蝠，他的意思只是为那苦难的长兄作最低的服务，而我却偏是青蝠的生死大敌！啊！范立亭——立亭弟——”

剑神浩然一声长叹，打断了周围的沉寂，黯然地说道：“胡某清楚了解岳大侠的心情，一切随着自然吧！”

岳多谦颀然一叹，不作一言。

胡笠缓缓站立身手，一揖到地，沉声道：“后会有期！”

岳多谦从他那痛苦的声调中，衡量得出他的心情，于是，铁马